

唐宋名家文集

# 王安石集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唐宋名家文集

# 王安石集

李之亮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名家文集·王安石集/李之亮注译.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5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3336 - 6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古典文学 - 作品集 - 中  
国 - 唐代②古典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宋代③古典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北宋 IV. ①I214. 01②I26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9974 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mm × 960mm 1/16 **印张:**20. 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 - 5200 册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8.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唐宋名家文集·王安石集



## 前言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闲居在金陵（今江苏南京）蒋山时，自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享年66岁。他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高第，先在扬州担任节度判官，不久为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后升通判舒州（今安徽舒城）。至和元年（1054年），被召入朝担任群牧判官，两年后出任常州知州，移江东路提点刑狱。嘉祐三年（1058年），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此间他给仁宗皇帝献了一篇万言书，极言当世之弊政，希望朝廷尽快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当时仁宗已到晚年，又膝下无子，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选择接班人上面，所以没有顾及他的建议。神宗崩逝，他也回到金陵守丧去了。英宗末年，他被就地任命为江宁府知府，不久召为翰林学士。神宗赵顼即位后，起用他推行新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这几年，是王安石致力于变革旧政的几年，也是当时及后世对他的功过是非争议最多的几年。熙宁七年，由于变法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加之神宗本人也对新法产生了怀疑，王安石被迫辞去相位，以观文殿学士再任江宁府知府。一年后重新入朝为相。熙宁九年（1076年），再辞相位，复判江宁府。熙宁十年（1077年），免去知府之任，闲居于金陵，九年后因病去世。

王安石的散文，我钟爱已经很久，数年之前，就曾想着手整理笺注他全部的文章，可又自知才力疏拙，故迟迟没有动笔，只是在1996年应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之约，写过一个五万多字的小册子，书名虽然叫《王安石》，但因为篇幅所限，只能就王安石在政治、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大致勾勒一番，谈不上深入的研究。不过那时我已经为综合整理王安石作品暗自做着准备工作了。此后又花了几年的时间，到2004年年底，一部收集王安石全部散文并加以编年和注释的《王荆公文集笺注》（共三册，210万字）终于由四川巴蜀书社顺利出版。直到那时，我才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以往人们对王安石散文的评价和鉴赏，大多偏重于他的政论文，这一点我也是赞同的，原因很简单：王安石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是位主管国家政务的高官，其次才是文学家。比如《中国文学史》的“王安石”一章就说：“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大都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还有的专家说王安石“主张文学应当有补于世，重在适用。他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诗文，都和他在政治上的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了他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他的散文主要是一些有关政治和学术的论文。其特点是以拗折峭劲见称；结构谨严，说理透彻，笔力雄健，富有感情；语言朴素简洁，概括力很强”（人民文学出版社《宋文选》）。在文学理论上，人们提到最多的是他那篇《上人书》中的几句话：“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也算说到了要害之处。但如果大家都用这种传统的框架来分析古人的文章，我总感到难免雷同，甚则使读者认为再无新意，懒怠去读了。所以想换个角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散文。中国古代对任何艺术门类的作品进行评论，大都集中在“气”之一字上，诗、书、画、篆，无不如此，散文

的创作当然也不应该例外，而且读书读到深处，最能触动人心灵的，的确是作品中的“气”。我下面的这些文字，也就都从“气”上面说起了。

## 一、雄气与霸气

王安石文气之雄，在唐宋八大家中当推第一。那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千百年来，或被认定为他祸国的罪证，或被认定为他变法的纲领，毁誉荣辱，功过是非，大多由此而起。从思想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三不足”的确是最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避开政治，单纯从文气上说，这几句话也无疑是王安石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在他眼里，王安石就是王安石，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王安石。这种气质可以说是与生俱来，不是后天修养的结果。这就决定了王安石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以自我为绝对主体的独立意识，用种褒奖的意思来评价，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英雄气概”；用种贬损的意思来评价，那就是：此人过于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几乎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地步。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论说。

先天如此的王安石，后天也非常勤于学习，而他对前哲世修的学问，持的是一种批判的、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的实用态度。符合他精神追求所需的营养，他便取而用之；与他内心世界相悖违的理论，哪怕是出于六经，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扬弃掉，这既是他做人的风格，也是他作文的风格。惟其如此，我们才会明显地感到，读他的文章，即使是“糊名”之后，也能猜出它是否出自王安石的手笔。这种感觉看不见摸不到，但又往往十分真切。其实这也并非王安石所独有，比如李白的诗，读起来会让人感到热血冲腾、神魂颠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的诗能混杂于其中；再如李清照的词，清丽之中带有无尽的缠绵悱恻，连与她相濡以沫的赵明诚之作都难以杂厕其间。这说明真正卓尔不群的文学巨匠，其作品一定有着不可混淆、不可替代的特



质。这个特质决定了他就是他，绝不与别人雷同。这个特质，就是上面所说的“气”。“气”可以评论，可以感知，但却是没有办法去模仿的。我这里说的“气”是个中性词语，并不是什么神秘化的概念，比如在王安石的文章中，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充满了雄气和霸气，而有些作家的诗文，可能会让人感觉充满豪气、血气、悲壮之气，也可能充满脂粉气、媚气、妖气、阴气，甚至酸腐气。比这更糟的是很多人的作品中根本没有任何的“气”。王安石做人强项，从不服输，这与他文章中体现出来的雄气恰恰是一脉相通的。由于他做人不服输，百折不挠，所以他能一路直冲做到宰相，而且做了一个搅动天下、搅动历史长河、最雷人、最活跃的宰相，这是一种必然，因为他先天与后天都是那样的雄气十足，他绝不会被埋没。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霸气”了，霸气使他能够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于一时。同样是由于他做人不服输，所以即使官至三品，他最终也一定会被别人，或者毋宁说被历史的大手推倒在地上，因为“不挠”不等于不折，“霸气”也不可能永久维持下去。几乎所有王安石的传记里都说他“性强忮”，正是由于他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殊性格，造成他既雄且霸的所有言行，包括他的文章。这种霸气不仅表现在《上神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名篇之中，就连他写的大量制词以及身处弱势被逐出京师后给神宗皇帝的大量上表，也无不流露出来。他对所有官吏都持一种傲然俯视如驱犬羊的态度，甚至对当朝皇帝，都敢动不动就甩脸子、耍态度，始终保持着极强的霸气，他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最终的失败正是由这种霸气所导致的。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哪怕天下所有的人都错了，都是“群奸群小”，只剩下一个忠良之臣，也只能是他王安石！对于这一点，苏轼是感触最深的。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六

二)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梳理一下, 就是说当今文章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祸首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文章并不是不好, 问题出在他总想强迫别人赞同自己的意见。连孔老夫子都没有强迫弟子们处处与他相同, 比如颜渊的仁义、子路的忠勇, 孔子都无意去影响他们, 而王安石却想让天下人的文章都以他为标尺。在这里, 深通文道的苏轼首先认可王安石的文章“未必不善”, 他只是感到文章应该载的是古圣贤之道, 而不是载他王安石的一家之道。其实苏轼的说法和一般学者所说的“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笔力雄健”云云大致上都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 读过他文章的人, 都会强烈地感觉到那股无法掩抑的灼人眼目的雄气和霸气, 只是在褒贬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于是我自然要想到: 该怎么来看待王安石散文中的雄气与霸气呢? 思索许久, 才悟出来: 他从一开始就是个雄气十足的人, 后来由于种种机遇当上了宰相, 于是那种令人敬服的雄气就很自然演变成了让人憎恨的霸气。可悲的是, 当他的霸气显露无遗、世人皆知, 多少师友同僚给他提出来的时候, 他却没有丝毫的觉悟, 这就是我们读他的散文, 为什么截止到《答司马谏议书》还感觉良好, 而读到他罢相后的诸多上表和杂著时, 便有些厌恶的原因了。

## 二、俊朗气和儒学气

除了政论文之外, 王安石还有不少文字刚健俊朗, 这也是人们所公认的, 几乎是千百年来的定论。然而这个结论在我看来并不全面, 也就是说, 人们过分强调了他的俊朗之气, 忽视了他的腐气。其实在他的文集中, 像《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芝阁记》、《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答司马谏议书》等疏拔之作并不算太多, 大量其他作品中所透出的, 则是玩儒经于股掌之中的作品。或许有人说我这是“没见到王安石的创作主流”, 我倒要申辩一句: 王安石文章创

作的主流恰恰是那些充满儒学气的作品，而清新刚健之作，不过是其支脉而已，千百年来，我们只是把他的支脉夸大了而已。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里记载着这样一个小故事：“韩魏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金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以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此人颇识难字。’”这里提到的韩魏公，是北宋名相、当时任扬州知州的韩琦。司马光是个以良史名世的谨重大儒，想来必是实有此事。从这则故事里我们能发现什么迹象呢？首先，年纪轻轻的王安石动辄便援引“古义”来争论公事，说明他打小儿就是个钻在儒经里的“书蛀虫”。其次，那些难字，当然就是指儒家经典当中的“疑难杂字”。王安石“颇识难字”的名声早就传遍士林，这类证据几乎比比皆是。当时学者邢恕说他“年三十九，已号通儒”（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八）。罗大纲《鹤林玉露》卷五说：“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可见其于经书之笃爱异乎常人，且非常自信。而这里所谓的“通儒”，又是他在“颇识难字”之后的大积累。正是基于这种饕餮式的积累，所以朝廷召他担任知制诰时，他认为自己当之无愧，不像司马光那样辞以“不通四六”。他写的大量制词，是真正意义上的“引经据典”，那些淹于文词之中的经典词语，让所有人都感到眼花缭乱，悚惧愧服。这些制词的风格，是王安石雄、霸二气交融汇合的最典型的作品群，因为他那时候正处在地位上由雄到霸的转折点上。衍至后来的变法，除了经济、军事等方面之外，他对科举的内容也做了重要改革。《宋史·选举志》卷一载苏轼与王安石在科举问题上的对立意见，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苏轼的看法，传统科举制度已经十分完美，无须变革，而王安石却说：“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

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由此看来，王安石对儒学经术的重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经义的理解，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浅尝辄止或妄加改动，不过是对某些经解提出不同看法罢了，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学术争鸣”性质，不过他争得比较强硬。其实所有研究儒经的学者莫不如此，只不过事情出在王安石身上，就成了一条罪状，因为他是个充满变革思想、想从儒家经典当中寻求到理论根据的务实宰相。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经典的运用非常之圆熟，而且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这种饕取经义而为己用的情况，在宋人乃至后人的著作中是极少见到的。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他是个极重经术的人，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是如此。二是他的文风，因为他身体力行地大量运用经文典故，几乎所有经书中的词语，用在他的文章当中，都像是信手拈来，这就形成了他大部分作品实际上都成了对经学的研究、翻刻和普及，从而使他的散文无处不散发出极强的儒学之气。这种儒学气太厚了，厚到超出唐、宋其他大家千里之远。对这种儒气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又很难用一个“好”或“不好”来做出评价，就如同评论红烧肉好吃还是炒鸡蛋好吃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有一点请读者放心，王安石那些儒气过重的文章，本书一篇也没有选入。以上的评论和分析，无非是想力求客观全面，对古人的作品既不过分谄谀也不妄加贬抑。作为精选的读本，当然无须良莠杂陈。

说到选注的标准，这里有必要说明几句：按照中州古籍出版社编辑先生的基本要求，这本小书的文章应主要从《唐宋八大家文钞》中选取。其实这是毫无问题的，换言之，任何人选注这八大家的散文，都不可能离开《唐宋八大家文钞》而自出机杼，因为《唐宋八大家文钞》选的肯定是他们最好的文章。但古文选编的根本宗旨，是要把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精选出来展示给读者，未必一定要限定在一个

固有的框架之内，况且我耗费数年时间所作的《王荆公文集笺注》，已将王安石所有散文详详细细研究过一遍，应该比当年茅坤读得更苦，自然会有不少新的和更真切的体会，所以本书在选择篇目时，既遵照了出版社的要求，又增选了数篇我认为相当精彩的文章添入其中。比如本书开篇的《龙赋》，还有《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制》等赋、制词一类文体，就是《唐宋八大家文钞》没有给予关注的；与此相反，《唐宋八大家文钞》所选大量的章、表，今天读来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一篇也没有选入，特此说明。总而言之，与《唐宋八大家文钞》时隔数百年后的今天，古文选注的标准和尺度肯定会有一些不同。我增选的数篇文字，都是在今天看来还颇有实际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上佳之作。本书“题解”的部分，有不少处说明了文章写作的具体年代和他当时所任的官职。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读者对文章的背景有个更准确的了解和把握。我教书几十年，历来不主张就文章论文章，那样的论述说它是空中楼阁，说它是无源之水都不过分。阅读古文必须结合文章的写作背景，包括大的社会背景和小个人背景来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比较信实的结论。加之我曾对王安石的所有散文进行过编年，有这个便利条件，何不多加几句，给读者更多的参考呢。尽管我已经把王安石的所有文章都进行过编年和注释，但古文今译我是头一次作，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不敢奢求信、达、雅，但愿出现的错误不至于太多就算谢天谢地了。如有翻译失真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李之亮

2010年2月

# 目 录

|                  |     |
|------------------|-----|
| 龙赋               | 15  |
| 伍子胥庙碑            | 17  |
|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节选）     | 20  |
| 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 36  |
| 上时政疏             | 45  |
| 进戒疏              | 50  |
| 拟上殿札子            | 53  |
| 上五事札子            | 59  |
| 乞改科条制札子          | 64  |
| 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制 | 67  |
| 谏官论              | 70  |
| 伯夷论              | 75  |
| 材论               | 79  |
| 三不欺              | 85  |
| 勇惠               | 89  |
| 仁智               | 93  |
| 原性               | 96  |
| 性说               | 101 |

|          |     |
|----------|-----|
| 太古       | 106 |
| 原教       | 108 |
| 取材       | 112 |
| 兴贤       | 117 |
| 委任       | 121 |
| 知人       | 127 |
| 伤仲永      | 129 |
| 同学一首别子固  | 131 |
| 读《孟尝君传》  | 134 |
| 读《柳宗元传》  | 136 |
| 《孔子世家》议  | 138 |
| 回苏子瞻简    | 140 |
| 答曾子固书    | 142 |
| 与王逢原书    | 145 |
| 与丁元珍书    | 152 |
|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 154 |
| 与马运判书    | 158 |
| 上人书      | 161 |
| 上田正言书    | 165 |
| 答司马谏议书   | 169 |
| 答段缝书     | 173 |
| 上邵学士书    | 178 |
| 上富相公书    | 182 |
| 上欧阳永叔书一  | 185 |
| 上欧阳永叔书二  | 188 |
| 与刘原父书    | 190 |
| 与祖择之书    | 193 |

|           |     |
|-----------|-----|
| 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 | 196 |
| 答王景山书     | 199 |
| 答龚深父书     | 202 |
| 答徐绛书      | 205 |
| 答曾公立书     | 208 |
| 虔州学记      | 211 |
|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 219 |
| 石门亭记      | 222 |
| 太平州新学记    | 225 |
| 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 | 228 |
| 余姚县海塘记    | 232 |
| 通州海门兴利记   | 236 |
| 游褒禅山记     | 239 |
| 君子斋记      | 243 |
| 明州慈溪县学记   | 246 |
| 扬州新园亭记    | 251 |
| 信州兴造记     | 254 |
| 桂州新城记     | 258 |
| 繁昌县学记     | 263 |
| 芝阁记       | 266 |
| 送孙正之序     | 269 |
| 《灵谷诗》序    | 272 |
| 《老杜诗后集》序  | 275 |
| 送胡叔才序     | 277 |
| 《善救方》后序   | 280 |
| 送陈升之序     | 282 |
| 张刑部诗序     | 285 |



|                 |     |
|-----------------|-----|
| 祭欧阳文忠公文         | 287 |
| 祭丁元珍学士文         | 290 |
| 祭王回深甫文          | 292 |
| 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行状    | 294 |
| 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   | 299 |
|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 311 |
| 王深父墓志铭          | 314 |
| 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 | 318 |
| 王逢原墓志铭          | 325 |